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

ISSN 1008-8105,CN 51-1569/C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与内涵研究
作者: 周小亮, 王子成
DOI: 10.14071/j.1008-8105(2024)-1001
收稿日期: 2024-03-19
网络首发日期: 2024-03-28
引用格式: 周小亮, 王子成.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与内涵研究
[J/OL].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https://doi.org/10.14071/j.1008-8105\(2024\)-1001](https://doi.org/10.14071/j.1008-8105(2024)-1001)



网络首发: 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 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 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 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 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 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 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 录用定稿一经发布, 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 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 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 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 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 CN 11-6037/Z), 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新质生产力·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与内涵研究

□周小亮^{1,2} 王子成¹

[1. 福州大学 福州 350108; 2. 福建江夏学院 福州 350108]

[摘要]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 数字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为了全面解析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和丰富内涵, 进而推动其发展,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理论分析与数理推导的方法,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 探讨了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演进及其发展趋势, 深入解读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及内涵、外延, 重点分析其形成逻辑和作用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由前沿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的, 更具包容性、更体现新内涵的先进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外延涉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两个核心方面。数字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者的联合作用推动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其作用特征表现为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文章进一步阐释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构成, 即以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为核心的动力机制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相互渗透, 进而提出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计算公式, 用于评估其影响力。研究表明,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既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 也是其创新发展,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具象表现之一, 对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深入研究, 为理解并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

[关键词] 数字新质生产力; 政治经济学; 形成逻辑; 动力机制**[中图分类号]** F49**[文献标识码]** A**[DOI]** 10.14071/j.1008-8105(2024)-1001

引言

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下, 生产力的本质和发展动力是理论与实践探讨的核心,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传统的生产力理论强调劳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组合与利用, 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然而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数字技术飞速发展, 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产业格局在数字经济时代发生了重大转

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需要新的先进生产力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这是社会生产力的演进规律和历史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①。新质生产力是由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先进生产力质态。其特点是创新, 关键在质优,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 从生产力的质量, 要素和跃升三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1]。

[收稿日期] 2024-03-19**[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JAS22084)。**[作者简介]** 周小亮, 博士,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福建江夏学院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子成,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引用格式]** 周小亮, 王子成.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与内涵研究[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DOI: 10.14071/j.1008-8105(2024)-1001.**[Citation Format]** ZHOU Xiao-liang, WANG Zi-cheng. The formation logic and interpretation of connotation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DOI: 10.14071/j.1008-8105(2024)-1001.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效率,而且还促进了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同时,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应用成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通过数据分析以洞察市场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服务与产品,进而实现价值最大化。可以见得,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新质生产力凭借其独有的跨界融合能力,高效率与低成本,以及数据驱动的决策优势推动了普及性和包容性绿色增长,加速知识与技术的创新迭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新质生产力。

鉴于此,基于政治经济学视域深入解读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本质与内涵、外延,分析其形成逻辑与作用特征,探索其在数字经济时代发挥核心生产力作用的机制路径,对理解和把握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规律,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支撑,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高频共振,大量学者投身于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中。目前学术界关于新质生产力及数字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了分析。李政和崔慧永认为,新质生产力在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范畴,是由于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质的不断提升呈现出的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形式^[2]。赵峰和季雷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分解为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者^[3]。张林和蒲清平对新质生产力进行质性分析后,认为,其代表着一种新型区别于传统、高质超越了旧质生产力的跃迁,是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所催生的具有高效能、高质量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4]。二是论述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程恩富和陈健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加速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必须加大顶层布局力度,大力发展新产业,加大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拓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优势^[5]。胡莹认为,根据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四要素,从人才资源、科技创新、产业形态和生产方式四个方面分析当前我国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进路^[6]。周绍东和胡华杰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微观载

体,市场和政府的协同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政治保障^[7]。还有一些学者探究了数字生产力的概念与产生的影响。谢中起等认为数字生产力是当代最前沿的生产力质态,具有智能化、数字化、服务性特征^[8]。熊亮认为,数字技术使得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三要素形式发生了变化^[9]。张建云认为,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信息技术及相应的工具体系为代表的新生产力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0]。然而,目前对于数字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任保平和王子月认为,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具有更新的内涵,即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以及以创新为代表的更优质的生产要素^[11]。王琴梅和杨军鸽认为,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力三要素的深度融合产生了数字新质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国民经济各产业的转型升级^[12]。

通过分析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学术界已经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探讨,主要集中在其内涵和发展途径上。生产力的演进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的质性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尽管一些研究已经触及数字生产力的概念及其重要性,但是对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深入探讨却相对缺乏。鉴于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对其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显得尤为重要。而现有研究对于以下三个问题尚未提供充分解答:首先,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本质为何,有什么内涵、外延;其次,数字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逻辑及其作用特性是怎样的;最后,如何界定和度量数字新质生产力,以便评估其对经济社会的具体影响。因此,本文旨在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审视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演进及未来趋势,深度解析其本质与内涵、外延,并着重分析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和作用特征。文中将阐述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并尝试提出评估其影响力的计算方法。通过分析研究,以期理解数字新质生产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指导,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不仅能够丰富当前的经济学理论,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助力经济社会向数字化转型,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与特性

从自然界进化的智人与其他动物的生存方式存

在本质上的区别，人类通过劳动和生产获取生存资料，而动物最重要的生存性活动是进食，可以直接从自然界中“捕获”生存资料。人类的生存方式决定了生产活动在诸多社会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和交换关系的科学，因此生产力是其贯彻始终的研究基础，占据了核心地位，马克思对生产力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阐释。

探究生产力的基本内涵，首先要明确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定义。生产力被定义为人类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界的能力，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反映出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13]。这种能力不仅包括物质技术手段，还受到人的知识、生产技能等非物质因素的影响。其次，要厘清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生产力三要素包括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也称劳动手段，是劳动过程中所运用的物质资料或物质条件，作为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的媒介，最重要劳动资料的是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指在劳动中被采掘和加工的东西，作为劳动活动的载体而进行生产活动并创造劳动价值的承载物^[14]。在生产力三要素中，劳动者是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切中肯綮地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5]。”而后这个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是被进一步发展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与主要标志。此外，探究生产力的基本内涵还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明晰生产力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生产力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其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的面貌和结构。

发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的特性，可以从其属人性、历史性、社会性、客观性四个维度切入。所谓属人性，即劳动力是属于人类本身，是人类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环境，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劳动是生产力的基础，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通过劳动来创造物质财富，同时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依靠人类的智慧、创造力和实际劳动能力，生产力与人息息相关，是从属于人的，即属人性。生产力是具有历史性的，表明生产力会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而不断提高。不同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促成了彼时社会形态与生产关系的特征。马克思在阐释生产力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和发展后，得出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前进与变革这一结论。在其社会性方面，生产力不是仅仅附加于从社会剥离的单个生产者身上，它不仅包括个体的劳动能力，还涉及生产

者之间的分工、协作等情况，通过组织或制度安排形成社会生产力^[13]。在客观性方面，具体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会受到当下的物质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客观因素制约，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需要遵循客观规律才能实现生产力的充分解放和发展。

三、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演进及趋势

生产力是由多要素构成，且要素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性系统，在社会生产中扮演最活跃、最革命的角色。生产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牢固地植根于社会历史所呈现出来的物质实际情况。生产力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并会引导对应生产关系的变化与发展，人类社会历史中出现的各种类型、性质不一的生产关系都是生产力变化发展的结果。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演进与趋势是以当下时代背景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客观依据的。马克思曾说：“各个经济时代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6]。”而科学技术是一种非实物的、思想型产品，需要与实体产物相结合才可以发挥其作用，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劳动资料便是这一理想的实体产物。作为人类自然肢体的延长，劳动者可以将科学技术渗透在劳动资料中，对劳动资料的物质实体进行改进、重塑乃至创新，从而切实提高生产力。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演进经历了多个时期，总体上呈现出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客观规律，且不同时期下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也不尽相同。社会劳动力的历史演进如图1所示。在石器时代，原始人类通过打磨技术实现简易工具的制作，例如由石头打磨而成的石器被用于狩猎、采集、捕捞等生产活动中。这些石器是劳动资料的萌芽形态，打磨技术是彼时的“科学技术”。那时候人类进行小规模游牧社群的群居性生产活动，追随着野生动物的迁徙或依据季节变化寻找某些植物或天然资源作为食物，生存方式主要依赖于自然环境的产出。该时期的劳动产品主要是单纯的食物，所以生产力在多方面受限，例如自然资源的不稳定性、野生动物数量的波动、季节交替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天气变化对户外活动的干扰，食物的获取存在不确定因素，时常形成食物短缺的局面。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第一次取得革命性进步的是农业时代，农业是由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生产活动从原始的渔猎、采集逐渐转变为固定的农业耕作。人类在长期的采集劳动中学习尝试，累积经验，逐

步掌握了许多农作物的生产规律和相关的种植技术。同时,劳动工具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旧石器时代的劳动工具在新的劳动背景下得到了适应性改造,并出现了利用青铜、铁、木为原材料生产的劳动工具(诸如铜斧、铁犁、铁锄、镰刀等),构建了能够完成播种、翻耕、收割、灌溉等一系列农业生产活动的工具体系。对石、铜、铁、木等物质的运用以及诸多农作物的养殖技术是农业时代的科学技术,与实体物质结合后产生了农业生产工具和养殖的农作物,改变了生产方式,提升了生产效率,为人类由游牧转向定居生活奠定了稳定的物质基础,推动了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并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开始从事不同的工作,如农民、工匠、商贩等。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是生产里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他所言,“整个社会内的分工,无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17]。”生产经过一系列专业化分割,产生了新产品和新部门,参与分工的劳动者也摆脱了个人能力的局限性,这对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升生产力具有积极的作用^[18]。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性进步。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电力、化工、机械设计制造等众多领域产生了巨大技术革新,引领了工业时代的到来,能量资源的开发利用途径更加多元,机械设备的设计与制造变得复杂化、精密化、规模化、专业化。以机械化设备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占据了主要地位,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方式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实现了成本的有效控制,推动了市场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在这一时期,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化学合成等一系列科技创新,孕育出了承载大型机械的大规模工厂,配合专业分工的工人投入,实现了源源不断的生产。大规模工厂在生产中起主导和核心作用,劳动场地也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由农田向工厂迁移,生产效率实现颠覆式提高。这一生产模式体现了工业时代效率至上的特点,极

大地增加了社会供给能力,带动GDP快速攀升,人口数量再次井喷式增长。相较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将人类从田野中解放出来,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大大减弱。一方面,工业时代的技术创新带来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工业产品的自由流动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唯效率论”的生产方式让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日益凸显。时间推移,第三次科技革命爆发,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在信息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两条腿走路”的形式:“一条腿”是对工业时代生产力的接续,信息技术为机械设备赋予了处理器,让其能够执行复杂多样的指令,完成复合型生产动作,使设备具有更高的集成度和更广泛的使用场景,实现生产力的多维度提升。“另一条腿”是对工业时代跨越,电子信息业在信息技术突破的加持下快速井喷,编程能力的提高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的更易用的交互,晶体管 and 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水平的提升、生产工艺的进化为用户带来低廉的信息通讯成本和优秀的运算能力。硬件基础让作为软件使用者的人类不再受到物理空间上束缚,挣脱了生产生活中时间和空间的枷锁,基于互联技术的在线空间成为新的活动场所。信息时代创造了更多的行业、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实现了更多样的生活方式,人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信息时代,诸如传感器、中央处理器等生产工具种类繁多,但始终保有“信息”这一特征,信息技术与信息化生产工具相互渗透,很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通信技术的革新,计算、存储、架构、安全、操作系统等信息科技底层设施发生重塑,人工智能异军突起,推动着社会步入数字时代。时代的更替在更深层次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平台交易、远程办公和在线教育等形式的信息交互为全球资源共享和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数字空间成了人类新的“根据地”。在数字时代,大数据、物联网、AI、云计算等新技术与各类生产设备的渗透融合已经成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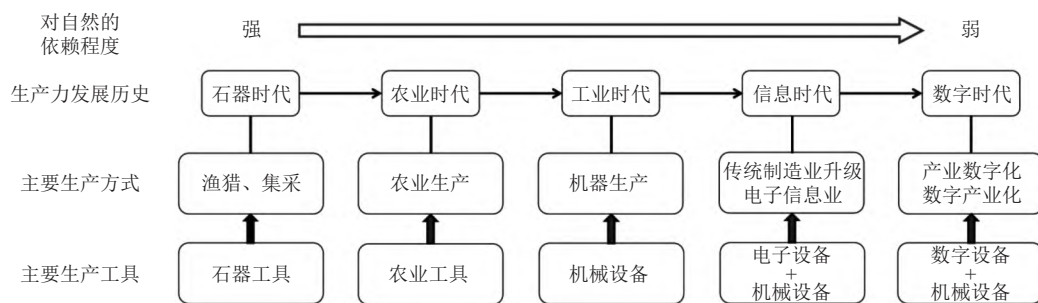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劳动力的历史演进

的发展趋势,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和增强竞争力的关键路径。基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诞生打造出的新式生产工具,正在重构生产秩序,建立新的底层生产逻辑。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需求和供给两端的联系空前紧密,由此带动两大部类快速转化,稳固存量市场,开拓增量市场,推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由生存方式的性质所决定,在人类诞生之初,生产力便如影随形。人类先通过摸索尝试,以直觉指导肢体劳动进行生产,对某一产品逐渐形成固定的生产模式后,再对固定生产模式下的肢体劳动过程进行分解,然后将科学技术渗透于劳动资料中,制造出新的生产工具,利用生产工具模仿人类的肢体劳动,试图对部分或全部的肢体劳动过程进行功能替代,以降低单位产品所需的人类劳动强度和参与度,从而实现生产力的提升。

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来看,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是人类不断调整和控制与自然间的关系的过程。在石器时代,人类的机械性肢体劳动是核心的生产要素,但劳动内容完全取决于自然界,是一种完全依赖的状态,生产活动伴随着极大的随机性与不稳定性,生产力极其受限。而农业时代的人类开始尝试摆脱这种状态,试图将自身从自然界中剥离,尽管绝大部分的产品依然来源于自然,但是农业生产的方式让人类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尽管土地是核心的生产要素,但在生产物质资料的品类、数量、时间上,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了自由选择的可能。进入工业时代,人类与自然对立的程度大大加深了,生产力的飞跃让人类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抉择上有了足够的话语权,资本变成了最核心的生产要素,人类不再被束缚在山野田间,时间上也有更大的弹性空间。在生产过程中,人不再主要依靠个体劳动直接改造自然,而是作为领导者将自然物质资料纳入机器的生产秩序中^[19];信息时代中,技术的发展让自然的约束力越发羸弱,信息技术让机械生产更加简单,信息传输对自然实体的依赖寥若晨星;进入数字时代后,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数字技术渗透下的生产工具呈现出智能化的特征,将人更大程度上从机械上解放出来,人类有了更高的自由度,依托数字技术打造的数字空间更是对自然空间的脱离和穿透。

可以见得,生产力的进步历程是一个长期演变的复杂过程,经历了从石器时代到数字时代漫长变迁,生产力的进步与演化历程中伴随了多次显著的质变,深刻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宏观的角

度来看,生产力诞生至今的发展全过程中,其自身就蕴含着进步的特性,表现出持续向上的趋势。同时,生产力的发展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反作用于自然中,表现在人对自然的调整和控制程度上。人类需要通过劳动资料这一介质来实现对自然的调整和控制。劳动资料代表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是反应生产力发展的“刻度”。漫漫历史长河中,劳动资料的发展演变表现出了长期缓慢、短期突变的趋势,这一趋势又促成了生产力长期持续的积累和质变,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新的历史纪元。早在人类开始制造和使用简单的工具时,技术的萌芽便已出现。虽然当时“技术”这一概念还未独立出现,但技术本身却已经悄然渗透到劳动资料中。技术进步是一种厚积薄发、不断加速的历程,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演进历史中,技术进步所需的经验积累、学习分析等方面的时间成本巨大。在这一过程中,所有既往的知识、技术得以成为未来技术发展的重要“养分”,当这些“养分”充足时,新技术自然而然会“开花结果”,最终驱动各种劳动资料的发展和更新,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生产力不断进步,特别是近代以来加速了这一进程,其发展速度之快远超于历史中的任何时期,以至于人们无法用传统的生产力概念准确地予以概括。为了更好地刻画正在出现的生产力剧变,需要更贴合时代并富有应用性的新概念。显然,新质生产力就是答案。在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不仅有助于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历史之车继续向前,还切实地反映当前生产力具有的关键特征。

四、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外延及形成逻辑与作用特征

(一)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及内涵、外延

“新质生产力”一词可以拆解为“新质”与“生产力”两个部分,“新质”作为修饰词对“生产力”进行限定,说明新质生产力依旧归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中,依旧具有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而对于“新质”一词的把握,关键点在于“新”字,“新质”与“旧质”相对应,表明事物的本质发生了改变。若将两个概念相结合,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新质生产力可以理解为创新性生产力、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这种生产力倾向于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实现高效率、高品质的生产,与以往需要大量资源投入和高度能源消耗的生产力发展

方式截然不同,是一种脱离传统发展路径,且可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基础在于以科技创新驱动。在数字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数字技术、数据要素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不断渗透到生产力的三个实体性要素之中^[1]。因此,数字新质生产力无疑是在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样归属于生产力的范畴。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对实体性三要素的渗透,本质上是对要素赋予数字化特征的过程,将引起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发生深刻变革,并不断提高劳动创造性,优化社会生产力结构,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催生产业新形态,推进产业高级化。可以看出数字新质生产力是“基因”中带有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力。因此,数字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数字时代中,由前沿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的,更具包容性、更体现新内涵的先进生产力。

数字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其中,高素质劳动者是其核心。作为生产力中最关键的要素,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驱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人才作为支撑,包括数字战略人才和数字应用型人才两大类。数字战略人才从事数字技术及相关基础科学研究、开发新型数字化先进生产工具。应用型人才需要拥有多维知识结构,精通新型数字化生产工具的使用;数字化的劳动资料是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生产工具的数字属性是区分数字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的关键。新一代数字技术带来的智能、高效、低碳、安全的生产工具,不仅解放了劳动力,还减少了自然条件的限制,扩大了生产范围,为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物质条件;劳动对象的包容性是数字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全方位多领域的数字技术创新极大程度上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一方面,在技术的加持下,人类对自然界资源的探索边界大大拓展,获得物质资料的空间范围更广阔了。另一方面,诸如数据要素等数字化新型物质资料也成为劳动对象,这使得劳动对象的品类大大丰富了。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外延涉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两个核心方面。数字新质生产力强调的不仅是单一生产要素的效率提升,而是着眼于通过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协同发展来提高生产效率。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数字技术的革新和数据要素的应用发挥着核心作用,它们能

够推动生产要素之间更高效的配合,并以生产要素价值的最大化为目标,提高整体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数字新质生产力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诸如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智能制造等数字新兴产业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少,在稳定经济、防止经济过热或过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力量;此外,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助力,产业间的融合程度显著提高,不断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新兴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的涌现标志着数字新质生产力在优化产业结构上取得了显著成果,体现了其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强大潜力。可以看出,数字新质生产力具有强大的外延性,依托于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确保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稳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持续性。

(二)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由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个方面互相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催生而成。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搭建了基本框架,提供了技术保证;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符合市场需求和生产实际,提供了物质基础;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则加速了整个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进程,成为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助推器。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的根本性变革,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数字技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是实现数字技术革命的关键环节,实现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必须着力于核心技术的突破,让其发挥先导作用,同时还需要跨界融合的创新,将不同领域、不同产业、不同技术的优势有效整合,在融合创新中实现科技成果的互通共享。只有核心技术的持续突破与跨界融合创新的深入推进,才能进一步加速数字技术革命的进程,推动数字技术向更深层次方向拓展,为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技术保证。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数据要素的规模效应和范围相应已经被熟知和认可,已经从辅助资源转变为关键生产要素,与传统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并列。因此,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成为驱动企业创新、提升效率和优化决策的核心动力,企业可以根据数据反馈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质量、开拓市场和改善用户体验。其次,随着数字化

转型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显著的技能转变需求。马克思指出,劳动者是具能动性的生产力要素,当劳动者掌握了新技术后会产生新的、更强大的生产力,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和更多的使用价值^[20]。数字技术的应用减少了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对重复性劳动和低附加值劳动的执行,促使劳动者向技术要求更高、更具创造性工作转移。数字新质生产力要求劳动力具备新的技能和知识,包括数字技术操作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和创新思维。因此具备数字技能的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呈现出愈加明显的增长趋势,这也表明了进行数字技能培训和教育的必要性,推动了教育培训方式的转型和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最后,资本的流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开始向数字化领域倾斜,如云计算基础设施建设、AI研发和大数据中心建设等,获得了大量资本青睐。资本的涌入不仅加速了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带动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携手共进。综上,三个方面的要素创新性配置共同构筑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其本身是一个复杂且全面的过程,主要通过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以及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来实现。首先,产业数字化通过引进和应用前沿的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来增强传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其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提高自身竞争优势。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产业间的融合,通过引入智能化生产设备、实施精细化管理和采用在线营销等方式,企业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扩大市场份额。这一过程有助于传统产业挖掘新的增长点,同时也为产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撑。数字产业化指的是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如数字金融、智能制造、互联网服务等。数字产业化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重塑了就业结构和市场需求,还促进了新业态的形成,加速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数字产业化以其高速的增长和创新能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此外,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紧密合作,形成了以平台为核心的产业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的建立为各行各业更加紧密地相互联系和互动提供了契机,形成了一个互联互通、共生共赢的新型产业网络。这一生态系统不仅

覆盖了传统行业,也将新兴的数字平台、初创企业以及研究机构等各主体囊括在内,共同推动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了资源的共享和价值的共创,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三大主要表现形式,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创新开辟了新的道路,为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良好土壤,展现了其深远的影响力和战略意义。

综上所述,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一个由技术革命性突破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支撑、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实现的综合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生产和管理的方式,也推动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变革,数字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提升效率、优化结构、创新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动力,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着力点。

(三)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作用特征

数字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驱动力,更是塑造未来社会面貌的关键因素。其深深植根于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数字技术之中,这些数字技术的融合与创新为社会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确立了强大的支撑。数字新质生产力显著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优化调整了经济结构,并能更加有效地满足了人们对多样化生活方式的需求,因而展现出了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三大作用特征。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与作用特征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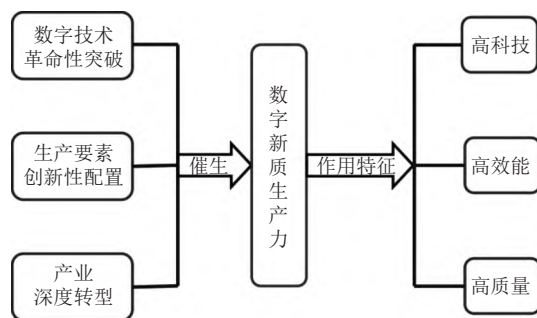


图2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与作用特征

数字新质生产力代表了技术驱动的生产力变革的前沿,体现出“高科技”这一作用特征。这一变革深度依赖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创新,以推动生产过程向自动化和智能化迈进,赋予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新机遇,从而突破了传统生产力的边界。更进一步,数字新质生产力并不仅仅满足于单个技术的应用,更是实现技术之间的融合,产生了乘数作用,让数字新质生产力得

以充分解放。例如,人工智能技术与物联网的结合为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的实现提供了技术底蕴,大数据与云计算的整合则显著提升了企业决策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的普及已经扩展到了各个领域,无论是高科技行业、制造业、服务业亦或是政府部门,都能通过云服务等方式以低成本地获得高科技的红利,实现生产和管理效率的全面提升。这种普及不仅体现了数字新质生产力“高科技”特征的影响力,也揭示了其在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中的核心作用。

数字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极大地提升了生产与管理的效率,体现出“高效能”的作用特征。通过生产自动化、流程优化,以及远程协作与灵活工作的实现,数字新质生产力显著提升了生产与管理的效率: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生产线的应用减少了生产中人力的直接参与,提高了生产速度和精度,并有效压缩了生产成本;基于数字技术开发的企业资源规划和供应链管理系统优化了内部资源配置,增强了供应链管理能力;诸如云办公和视频会议等数字化办公工具打破地理和时间限制,提高团队协作效率。这些数字技术的应用加速了信息流通和决策过程,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精确度,减少了生产与管理过程中的时间和物质成本,体现出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经济活动最优化运行的高效能。

数字新质生产力展现的“高质量”特性,正引领着经济社会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前进。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数据要素的赋能让企业能够快速迭代产品和服务,精准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并借助数据分析预测市场趋势,引导其创新方向,保持竞争优势。同时,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强了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提升了产业附加值,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此外,数字技术在教育、医疗、环保等关键社会领域的应用,有效解决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提高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维护了社会公平,推动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作用特性不仅在于推动了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更是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随着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持续推进和广泛应用,其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强大引擎,更是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社会全方位进步的必然选择。因此,深度挖掘和利用数字新质生产力,充分

利用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作用特性,对于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实现社会长远发展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五、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与公式推导

上一章深入探讨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及其作用特征,揭示了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如何共同促进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同时也分析了其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作用特征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深远影响。无疑,数字新质生产力具有巨大的社会发展推动力,但是仅用一些笼统的形容词来描述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大小,对于透彻理解该生产力,充分释放其潜能是一个巨大的阻碍。只有明确数字新质生产力组成结构,辨析其作用机制,才能实现对其深刻解读,促成对于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基于上文的理论基础和事实分析,本章将重点放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解读和公式推导上,旨在构建一个能够具象分析其影响力的数理模型。这一模型不仅将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理解数字新质生产力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机制,也为数字经济时代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支撑。

生产力通常被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内生产活动中投入的资源与产出之间的比率。高水平的生产力意味着以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取较多的产出。因此,生产要素是生产力作用的基础,是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的质量和数量直接影响生产的效率和成果。而生产力的动力机制犹如工业时代的石油,是推动生产力生效的能量来源。将动力机制作用于生产要素,才能将要素转化为实际的产出。所以,生产力的构建必须以生产要素为基础,而生产力的实践则需要由动力机制来推动。

生产要素与动力机制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动力机制可以影响构成要素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例如技术创新可以改造劳动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组合和质量也会影响动力机制的发挥,例如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适应和匹配技术上的创新。因此,生产力的作用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不仅需要投入优质的生产要素,还需要切实的动力机制来推动生产力的实践。动力机制与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增强的非线性关系,首先,二者之间存在互补,当这两者同时存在

时,生产力才能得到实现,但若缺乏有效的动力机制,生产力就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比如,即使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如生产技术落后,这些资源就不能被高效利用。反之亦然,即便有强大的动力机制,但如果缺乏必要的资源和资本,同样无法实现生产力的最大化。其次,生产要素的存在为动力机制的作用提供了基础,而动力机制的有效发挥又极大地提升了这些要素的生产潜能,从而实现生产力的整体提升。当生产要素和动力机制同时改善时,它们对生产力的贡献不是简单相加,生产力的提升速度会超出单纯提升任一方面所能达到的效果。例如,技术创新可以极大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效率,从而带来生产力的超线性增长。这种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循环,不断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呈现了一种乘数关系。故可以推导出如下的生产力公式:

生产力 = 动力机制 × 生产要素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动力机制与生产要素的增效效应愈发明显,以超线性增长速度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机制与生产要素,需要以数字经济为背景进行进一步细化分析。在数字经济中,数字技术作为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为创新和效率提升铺设了路径。其中,算法是指导数据处理的逻辑框架,算力则提供执行这些算法所需的计算资源。数字技术极大提高了信息处理的效率和智能化水平,促进生产方式的创新。而数据被视为一种核心资源,一方面,数据归属于生产要素范畴,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促进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使社会生产在相等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来推动生产力发展;而另一方面,数据要素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只是参与了价值创造过程和价值转移过程^[21]。可以看出,数据要素对生产力的贡献着力点在于助力其他生产要素充分发挥自身价值,数据本身具有动力性质。为了更贴合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实际,并避免重复计算,本文将数据要素归为动力机制的组成部分。此外,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如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等,提供了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打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升级和生产力的提升。而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转型升级,提高竞争力和生产效率。例如制造业通过引入智能制造系统提高生产效率,零售业借助电子商务平台扩大市场。所以,本文认为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

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三大维度,其中,数字技术的核心是算法和算力。

新时代背景下,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发起者,除了具备传统的职业技能,可能还需要掌握数字技能,如数据分析、编程、数字工具操作等,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而劳动资料是完成生产任务和提供服务的基础。随着时代变迁,劳动资料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数字化工具和平台等新兴产物。此外,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对象同样产生了改变,在传统物质形态产品上新增了诸如软件和在线服务等非物质形态的产品。创新性地配置和利用这些劳动对象,能够为数字新质生产力构建了牢固的发展底盘,促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创造。所以,本文认为,数字新质生产力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方面。将细化后的动力机制与生产要素嵌套至原生产力公式中,可以得出如下关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公式:

数字新质生产力 = (数字技术 + 数据要素 +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
(劳动者 + 劳动资料 + 劳动对象)

其中,数字技术的核心是算法+算力。

(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分集中体现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机制,(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部分代表了数字时代背景下生产要素。通过分析动力机制和生产要素的构成原理,可以看出,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不仅依赖于先进的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两化”的推波助澜,还需要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有效结合和协同工作。二者交乘,体现出动力机制与生产要素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生产事实。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赋予数字化特征的过程,从而引发了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因此,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公式深刻地揭示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和作用机制,是对现代生产力发展趋势的数学表达,也是对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贡献,为理解和推动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六、结论与启示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兴起,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是生产力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发展,是数字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强国梦的动力基础。数字基础设施

全面部署、数字技术不断提升、数据要素的重要性日渐显著,数字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发展动力的中流砥柱。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由前沿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的,更具包容性、更体现新内涵的先进生产力。其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外延涉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两个核心方面。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过程,源于数字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协同作用。这个过程不但革新了生产与管理的逻辑方式,而且激发了经济体系的升级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剧变,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依托于前沿技术驱动的生产力变革,数字新质生产力显著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优化了经济结构,并有效满足了人们对多样化生活方式的需求,对应展现出了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作用特征。数字新质生产力深度依赖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创新,大力推行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为传统行业提供数字化转型的新机遇,突破传统生产力边界。在实践中,数字新质生产力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生产与管理效率,还通过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改进,促成生活质量的改善,为社会带来了更广泛的福祉。虽然数字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显著作用众所周知,但使用笼统的形容词难以深入揭示其影响及潜力。深度理解并把握数字新质生产力,要求我们准确剖析其组成结构和作用机制。识别出数字新质生产力是由动力机制与生产要素互动渗透的实质——即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引入数字化属性。本文提出了评估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数学模型,利用“算式”形态阐释了其构成和作用特征,以更具体和明确的方式理解数字新质生产力,这丰富了生产力理论,为现代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数理支撑。

本文对数字新质生产力进行深度解析,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政策制定和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并为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开辟了新视野,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启示。可以见得,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通过科技创新解放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同时避免劳动异化,确保技术进步不会排挤劳动者,而是解放劳动者,使他们从重复、低效的劳动中解脱出来,投身于更有创造性和价值的工作。这一过程不仅延续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也为实现全面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促进科技与劳动的和

谐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展现出其在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中的重要作用,标志着我们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此外,在理论研究层面,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力理论需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变革,融入新的技术革命成果和生产实际,为全面理解和把握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和作用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这要求学术研究工作积极融入实践,与时代同频共振,对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在行政管理层面,政府和决策者必须充分认识到数字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加强对数据资源的管理与保护,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满足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和教育体系的适应性也应成为关注的重点。此外,还要注重保护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营造一个健康的数字经济环境。通过这些综合性措施,为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在实践层面,企业等各主体需积极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整合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利用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探索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同时,把握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和作用特征,以实现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积极探索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价值转化,促进企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数字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揭示了数字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新特征,解放和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着力点。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进步与应用范围的持续深化、广化,数字新质生产力将不断引导社会生产力的演进,拓展生产力的边界,为构建一个更加繁荣、公正、持续发展的社会作出贡献。

注释

①《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23年9月9日第1版。

参考文献

- [1] 蒲清平, 向往.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1): 77-85.
- [2] 李政, 崔慧永.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新质生产力: 内涵、形成条件与有效路径[J/OL]. [2024-03-12].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40117.2003.004.html>.

- [3] 赵峰, 季雷. 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J]. 学习与探索, 2024(1): 92-101+175.
- [4] 张林, 蒲清平.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6): 137-148.
- [5] 程恩富, 陈健.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12): 14-23.
- [6] 胡莹.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及路径探析[J/OL]. [2024-03-12].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10.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1113.004>.
- [7] 周绍东, 胡华杰. 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OL]. [2024-03-12].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1012.001>.
- [8] 谢中起, 索建华, 张莹. 数字生产力的内涵、价值与挑战[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3, 39(6): 93-99.
- [9] 熊亮. 数字媒介时代的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创新认知[J]. 江苏社会科学, 2022(4): 94-103.
- [10] 张建云.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大数据互联网新技术研究的引领观照及现状展望[J]. 广西社会科学, 2021(7): 138-143.
- [11] 任保平, 王子月. 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7(6): 23-30.
- [12] 王琴梅, 杨军鸽.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2(6): 61-72.
- [13] 逢锦聚, 洪银兴, 林岗. 等. 政治经济学(第五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 [14] 邓洲. 读懂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J]. 经济, 2024(1): 25-27.
- [15]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6]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8]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9] 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 生产运动[M]. 李乾坤,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20]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21] 崔云. 数字技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探析[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3, 8(12): 97-109+120.

The Formation Logic and Interpretation of Connotation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ZHOU Xiao-liang^{1,2} WANG Zi-cheng¹

(1.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2.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deepening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various industries,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becoming a key forc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progres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formation logic and rich connotation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hen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mathematical deduction, based on the productivity theory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and in-depth interpretations of the nature of the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s well as its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with a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its formation logic and rol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essence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dvanced productivity driven by cutting-edge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is more inclusive and embodies new connotation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cludes the leap of workers, labor materials, labor objects and their optimal combinations, and the extension involves two core aspects, namely,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formation of new digital productivity is driven by the combination of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in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v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deep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technology,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ity. The article further explain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new digital productivity, i.e.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centered on digital technology, data elements,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and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such as laborers,

labor materials, and labor objects, and then proposes a formula for the calculation of the new digital productivity for evaluating its impact.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not only the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but also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which is one of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into a new stage, and the in-depth study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vid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olitical economy; formation Logic; dynamic mechanism

编辑 蒋晓

